

何必避世方为高

于中冕



中兴汉室的光武帝，有个好友严光，字子陵；功成后，避世不仕，隐居富春江神钓鱼，因成地名“严陵濑”，纪念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景仰。后人行舟江上，感而有诗：

君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

据说，诗为范仲淹作，又有人说是王阳明作，近见记载，为清代温训的“过严陵濑”诗，只是句为“羞见君子面”。

功臣避世，以范蠡最为有名，相传他挈西施隐迹江湖，也许可以谅解的。光武帝对待功臣的纪录较好，严光(子陵)被烹杀的机会不多，士各有志，不愿作官是他自己对利禄没有兴趣，说他嫌洛阳鱼不够多都可以，不会是假清高。晋代以后的人物，以不涉政治为清高，是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和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都抱持儒家用世的精神，像

孔子一样，大官小官都肯干，以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付出极大的代价，以至不惜殉身，彰显其浩然正气。我看范王二位先生对人类的贡献，都不见得逊于严光。

南宋名将岳飞，传世的诗词不多。其最为人们传诵的“满江红”，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句，证明其并不避讳“功名”。另一阙“小重山”，更明显的说：“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全没有以“功名”为耻的意思，合于“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儒家传统。如果不贪赃枉法，卖国虐民，就没有愧见君子的理由。

初期的基督教会，忍受持续的迫害，有时得知机逃避，栖身墓穴山洞，是不得已的，非出于消极避世。沙漠教父们，及以后的隐修运动，多由于基督教成为罗马官家机构，教职成为可羡慕的职业，高层教阔，更挟上帝以自重，倡造迷信圣物崇拜和善清高。晋代以后的人物，以不涉政治为清高，是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和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都抱持儒家用世的精神，像

“俗务”的二分世界，也就没有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等级，要在尽忠诚实。圣经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罗一四:7-9)事奉或有差别，都是要成就主的旨意。正如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凯柏所说：所有得救赎归主的人，“我们身上的每一吋，祂都有完全的主权。”

现在的人，纷纷讲论“仆人”哲学，正是基于这圣经的教训，各人“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三:22-24)

西方基督教世界传统，给教职人员有尊敬的荣誉“Reverend”，或“Venerable”之类，对于政府官署，也称“Your Honour”，就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在另一方面，教会受任的人员，是“神的仆人”，历来罗马教宗，更称“众仆之仆”；服务政府的人，称

为“公仆”，都是可称扬的观点，本于圣经教训。

仆人心态，不仅是说唱口号，必须成为真正的信仰，见之于行动。

旧约先知中，摩西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兼最高领袖；大卫是受膏的合法君王；但以理，尼希米，身任高级行政长官，政绩卓著；但他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典范。新约中，路加福音的收信人，提阿非罗大人(见路一:1)，显然是罗马政府高官；腓利宣道的果子，是埃及阿伯的财政部长(见徒八:26-40)；首先归信的外邦人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见徒一0:1)。连福音的先锋施洗约翰，在税吏和军人悔改之后，也只要他们改变行为，并不曾要求谁改变职业(路三:10-14)，除非是不道德的职业。我们不能怀疑这些人真实的信主，但他们并没有立即辞官，归隐田园。所知的结果，是埃及阿伯(今以索俄比亚)成为多数人归信的非洲基督教国家，福音在欧洲也迅速传开。这样的结果，当然不仅是宣教士传道的成绩。

不少人说，政治是肮脏的。确实不错。因为

政治是众人的事；我们不能抱怨，未曾悔改归正的“众人”，怎能不肮脏？但基督教该是清洁的，有基督徒参与，情形该会改善；有众多的基督徒参与，情况会有极大的改善。十六世纪，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日内瓦邦，使那里成为“造在山上的城”，使当时到访的人，亲历那位宗教改革家领导下的影响，誉为地上天国，是清教徒参政的果子。

宗教的狂热，一时气势腾腾，不久蒸发无痕。真正的复兴，深及于文化，如涟漪扩展不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利，在撒玛利亚工作，有圣灵同在，“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徒八:8)。虽然没有建大教堂，没有立纪念碑，功效历久不衰。保罗在以弗所事奉，“有宽

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林前一六:9)。教会不仅高唱哈利路亚，更见行邪术的焚书悔改归正，使著名偶像文化受到威胁，“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徒一九:20)深入群众，震动撒但国度，是圣灵大复兴的印记，无疑的，必须有圣徒的积极参与。

诚然，教会必须迫切祷告，求主复兴祂的作为。但一味的寂静避世，不涉人间世，违反复活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去！”

总要记得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所说的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太五:14-16)起来，为主发光！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帖撒罗尼迦前书 5:15)

一个人真正的善良，不过是心里装着他人。当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只会看见自己的不满。当你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能体谅他人的无奈。所有易怒的脾气，不过是因为缺少对他人的关心和体恤。

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箴言 29:11)

一个人的脾气里，藏着最真实的人品。因为动怒是本能，忍怒却是一种善良。有时，心若宽一分，就能容下他人的错。有时，气若缓一分，也就能装下他人的过。

使受苦人生变为美好的关键因素——神的同在

戴永富

经文：腓立比书三章5至11节

上文谈论了基督徒在基督里享受美好人生的第一个因素，即虚己之爱。本文续论第二个因素，即神与人的同在。

如前文所述，所爱之人的同在可以淡化苦难，就更别说那爱我们到底之神的同在了。被耶稣的故事吸引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做不到耶稣所能做到的事。罪人无法向天父和他人虚己到底，故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耶稣的榜样，更是祂的灵的帮助，否则只能望耶稣的漂亮故事而兴叹。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不只是能力(毅力、智力等等)，乃是耶稣自己的同在；或更确切的说法是：主自己的同在会形成我们所急需的能力和帮助。当教会说人需要恩典才能过蒙神喜悦的生活，这恩典是指神自己的同在，因最大的能力就是神的同在所直接赐给人的爱。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是信徒最大的福分，也是信徒故事的主要内涵。面对在圣洁生活上很有压力而几近气馁之人，耶稣说了这安慰的话：“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太11:28-29)。这里并无降低神的要求的意思；耶稣所说的轻省之轭，是指祂的柔和与人向祂学习的亲密方式，也就是说：人学习主的样式的方式是离不开主与人的亲

密同在。由此可见，正如耶稣向天父学习的方式是通过天父与祂的亲密同在及祂对天父的旨意的直接感受一样，信徒向基督学习的方式是透过基督的灵和祂们的亲密交通及信徒对耶稣的感受的直接体会。这也是做基督的门徒的意思：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因我们像十二位门徒一样可以让耶稣亲自教导我们。门徒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时时直接与师傅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基督徒可以活得像耶稣一样(即活出虚己而被充满的美好故事)，这最主要并不是关于纪律和毅力(虽离不开这些)，而是基督自己与信徒的直接同在。这种亲密的同在使信徒能感受到基督自己的感受，能以基督的思维思考问题，能用基督自己的心情和精神体会神的旨意。故为了能效法基督的虚己，我们要进入基督的内心世界并感受到祂向天父和他人所赐的大爱。对基督徒来说，做门徒(即亲自领受耶稣的教导和同在)的内涵就是与基督合一，而这是成功效法耶稣而在世上活出祂的故事的秘诀。我们由此重演了使徒们的经历，也即复活的主耶稣借着他们作工的经历。耶稣已复活这真理也渐渐在我们的意识和生活中拂晓，祂变成我们一生中的活同在(注二)。复活的耶稣现在不只是一个概念或一个神学真理，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或借用赖

特(N. T. Wright)的话：耶稣成为了与我们同时代并和我们同在之人了。

与主同行是保罗所说的认识基督的含义：在圣经中，“认识”不只是理性上的事，更是一种亲密的交通。像保罗一样为了认识基督把万事都抛弃，可以说是等于立志撰写新的自传：“我的主与我”，是等于以“这主与我”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但与主同行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们进入主耶稣的故事的表现。让自己的故事与耶稣的故事合而为一是等于让耶稣进到自己的心而感动自己的一切心思和行动，从而使自身的人生变成基督自己的生命在世上的延伸。与主同行之人的生命是耶稣所赐的，也是与基督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新生命。两个生命的合而为一，这就是两个故事的汇合。正如神谦卑地祂自己的故事和卑微之人的故事紧紧地联系起来，信徒也就拒绝编写个人主义式故事而把自己的故事献给神，让耶稣的故事包含着信徒的人生。正如神虚己成为人而进入人的故事里，人也就放弃自己的成见和舒适而进入神在基督里的故事里。

与人自私的故事相反，基督徒的漂亮故事是关系到神与人进入彼此的故事里。由此可见，基督与我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居住的关系了：我住在基督的心间，基督住在我心

里。相互占据彼此之心，这岂不就是相爱的内涵？而相爱本身岂不就是彼此认识的巅峰？这样便可知保罗为何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在漂亮的故事中，更紧要的不是得失成败，而是灵魂之间的关系(其实，每个人也知道了，世上最美好的故事还是与爱有关的故事，而不是歌颂成功的故事)。人的自我与故事，只有在人与神的同在中方能完全，因自我只能与他者在一起方能丰富多彩，而最可爱和荣耀的他者就是神自己。

如此，信徒与主在故事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在两个生命的汇合中，主与信徒的地位是平等的。反之，耶稣的故事成为了信徒活出并解释自己的人生大故事。我们每个人的坏故事已在十字架上被终结了，现在有的是耶稣的故事在我们身上的体现(加2:20)。保罗写“得以在祂里面”(腓3:9)这词语是用被动式，因保罗觉得他不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了。因此，虽信徒还有自己的理想、使命和各种渴望，但这一切主要是耶稣在借着人的各样理想或各样使命彰显自己对天父和他人爱的管道。不过，信徒没有失去个性，因透过进入耶稣的故事，信徒的人性和自由反而得到增强和完善了，因基督是真正、完美和自由之人的标准。因此，耶稣的故事也是所有好故事的范式。



虽然信耶稣没有立即消除人生中的困难，但这些困难都会带来益处，因最可怕的灾难，也就是人已被耶稣承担了。此外，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信徒得益处；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信徒已经借着信心以基督的故事作为自己的故事，所以信徒最终会分享基督的胜利。明白了这点，我们会发现：认识主之前，我的故事再好也无法完全遮蔽我的丑恶，也无法使我避免故事的坏结局；但认识主之后，我的故事再坏也无法完全遮蔽我在基督里的美好体验，也无法阻拦故事的好结局的到来。总之，基督与我们的同在既能赎回过去(给过去予以新的意义)，如：过去的失败和痛苦使我亲近主，也能使我们瞻望未来。不但如此，若我们故事的成全是靠耶稣的故事，那么宇宙的故事的成全则靠我们的故事。人的故事是一个伟大故事的一部分(即神救赎祂的创造的故事)，而在这故事中，

宇宙万物的更新是要等待在基督里的信徒的荣耀复活(罗8:19)。

但很有意义的是：在基督徒的故事里，痛苦和挣扎这表面上是削弱盼望的东西居然能增强我们对美好结局的盼望。这是因为信徒虽然好像还会受痛苦的操弄，但他们其实是耶稣的方法挫败苦难，而他们的武器是虚己顺服。信徒通过受苦彰显自己在耶稣的故事里的参与，而这实质上就是信徒与基督一同经历死而复生的故事。“人有悲欢离合”，基督徒有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成为了被解放之人的故事的新情节，“靠神得胜”或“借着基督与神联合”成为了信徒故事的新基调。因我们已经变成了神的救赎性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能明白我们的痛苦的意义了(注三)。因此，信徒要不断提醒自己已有新的故事，以及留意这新故事背后的大故事，这样他们就可以抵挡气馁和忧惧的攻击。

来源：金灯台